

電視與電影是不同的媒介，各自有不同的觀眾層面以及支持者。一部受歡迎的電視劇，可以跳進大銀幕，用更大的製作費拍成電影，例子如《衝上雲霄》、《十月初五的月光》及《Laughing Gor之變節》，這三部電影的誕生，都是因為相關的電視劇甚受歡迎。最近亦有一部電影的前身是劇集，就是於二〇一四年奪得無綫頒獎禮「最佳劇集」的《使徒行者》，事隔兩年，今天的電影版將原本的臥底故事昇華。作為《使徒行者》一劇監製以及電影版導演的文偉鴻，覺得諜戰片在香港仍可發揚光大，有一天能拍出一部港產的《職業特工隊》。

大公報記者 溫穎芝

文偉鴻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加入無綫，曾擔任不少劇集的副導演。近年，他終獲得機會成為監製，其監製的劇集都大受歡迎，像《法網狙擊》、《My盛Lady》、《使徒行者》，最新的就是《城寨英雄》。二〇一四年，《使徒行者》更在無綫《萬千星輝頒獎典禮》上獲得「最佳劇集」，女主角余詩曼（阿余）亦憑劇中釘姐一角成為視后，當年《使徒行者》最高收視達三十五點，大受觀眾歡迎。

衝出砵蘭街

二〇一六年，《使徒行者》被拍成電影，將於八月十一日上映。文偉鴻接受《大公報》專訪時，暢談電影版的製作過程。他坦言當初沒有想過有機會拍攝電影版，全因劇集觀眾的愛戴，才有這個機會出現，並說：「早在度劇集的劇本時，其實已具電影版的故事雛形。當時度了一個終極臥底對決的橋段，亦一早設計了有第六個臥底的出現，但在三十集的劇集中裝載不到，而且因為有終極臥底，不會再是在砵蘭街的『社團』對決，要是高級版。所以，今次電影版昇華到描述國際犯罪集團，電視劇根本無辦法爭取到這個製作費。當時忍痛要留手，抽起這段故事，希望有機會再做。好幸運今次遇到這個機會，可以將這一段章節拍出來。」

但相隔兩年，電影版才上映，是否遲了一點呢？文偉鴻稱要看是什麼角度，他們不是只為噱頭去拍這部戲。如果是認真製作，這個（製作）時間好合理。將劇集擴大規模變成電影，他坦言最初感到有壓力，加上今次是他首次執導電影，但實際上，壓力比想像中小，拍攝以來，演員以及製作單位都給他好正面的反應，令他對整件事更有信心。

至於演員陣容，他指中間有很多變數，當年為了完成個劇，先要抽起一個章節，所以結尾有所改動，到後來要將結尾原本有的故事再呈現拍成電影，就要先動一個「小手術」。他說：「一是如何延續人物，留下什麼受歡迎的人物；二是要衍生一些事讓觀眾看，而不是看《使徒行者》的第三十一集，否則看電視便可以了。我們在演員、製作、故事上都有昇華，才會衍生到找家輝、古天樂（古仔）及吳鎮宇三位重量級演員去拍。」

近年都有不少電影是由電視劇進化而成，文偉鴻坦言有看過相關的作品。對於這個現象，他說：「我覺得將電視劇轉為電影，觀眾其實是要尋找那種味道，其他作品我不批評。今次公司以及投資方就覺

得需要找電視劇的原創、監製去做電影版的導演，目的就是尋找那種味道。」提到兩個媒介的觀眾層面不同，文偉鴻指那是兩個不同的media，電視劇是在屋企播放，可能觀眾是在照顧家人、小孩的環境下去接收娛樂，所以電視劇的語言對白比較多，才容易捕觀眾分散了的注意力。他續道，但電影本身有先天優勢，看電影的觀眾是在一個幽蔽的空間去接受娛樂，觀眾的注意力會更集中，這對《使徒行者》這種戲種更有利，因為觀眾就是要用腦去思考。

今次集合三位香港數一數二的男星合作，文偉鴻笑稱最初以為好難，但估不到三人的態度好正面。他說：「古仔就不用講了，我們以前在電視劇中合作過多次，私下很好朋友，他是一個好有義氣的人，我就將他這個特質融入戲中。張家輝好勤力，是有充足準備的人。他看完第一稿竟主動約我傾，還做了很多有關角色的point form（要點），我很詫異他認真到這個地步，原來他鍾意這個角色鍾意到這個地步。而鎮宇是崇尚在現場二度創作的，他好喜歡感受現場感覺後再去演繹，來得好生活化。他們三人互碰，火花好閃亮。」問到要分配戲分是否很苦惱呢？他笑說：「當然了，所以不用爭，鎮宇跟阿釘（阿余）搞感情，家輝跟古仔就搞兄弟情。」

曾經聞槍聲

要將電視劇的故事昇華拍成電影，有一定難度。文偉鴻坦言，度一個新的故事已經難，今次拍一部延續電視版本的電影是更難，因為要兼顧很多，要讓未有看過劇或看過劇的觀眾，都要看得明白。這次是他首度拍攝電影，他就笑言很不習慣，並說：「在拍攝現場，大家都不讓我落手落腳去做。以往在無綫，我們的文化是像一家人，不論是導演還是監製，大家都落手落腳去做。今次拍電影什麼都不讓我做，令我有點悶，我明白大家是想讓我不受憂心，冷靜地處理整齣戲的發展，我好感恩有這班工作人員。」文偉鴻表示經過這次拍攝，他發現自己對電影及電視都同樣喜愛，電視是他的根本，加上媽媽本身愛看電影，自己能做到一份令家人開心的工作，他好享受；拍電影則是他的理想，兩者無法取替。

《使徒行者》電影版講述釘姐收到神秘信息指一名臥底與警隊失聯，她要展開「尋找臥底」的行動，其間涉及一宗巴西毒品交易。電影選擇在巴西拍攝外景，文偉鴻稱，整齣戲最難處理便是在巴西的拍



▲阿余（前）與鎮宇在戲中有感情線

率演員闖巴西貧民區

文偉鴻 《使徒行者》 搵命搏

攝過程，並說：「巴西的環境就像以前的九龍城寨，但我們堅持到這個地方拍。」他指首次去當地睇景時，當地製片已向他們潑冷水，因為以往有幾部西片在當地貧民區拍攝，但攝製隊沒有實地取景，只是拍外圍情況，寧願之後在其他國家搭出一條街補拍主要鏡頭。文偉鴻說：「當地貧民區有不同單位，各自有不同勢力，好難疏通。我們第一次看完景，回程時全部都靜了。大家再開會時，決定了別人做不到，就讓我們香港電影去試，結果我們試了，亦一步一步玉成了這件事。」

而在巴西拍攝期間，攝製隊遇到不少

驚險事，例如聽到相隔不遠處有槍聲。文偉鴻作為導演，還要做一個安撫的角色；當時他笑對古仔說，那些其實是炮仗聲。文偉鴻笑說：「我不是要騙他，而是要騙自己，好讓自己安心一點。我口說那些是炮仗，其實內心都在震，也在想我的家人。」他表示有機會好想再拍電影，尤其是這種諜戰片種，又說：「諜戰片種在香港還未發展到好完善，過往的片種都是同一個世界。今次我們就由砵蘭街街頭昇華到國際犯罪級，我深信他日有機會再升級到變成《職業特工隊》。」



▲李成敏穿泳衣登場，十分養眼



▲古仔（左）與阿余有一幕泳池畔的戲



▲《使徒行者》電影版的主題為「尋找臥底」



▲文偉鴻圓夢拍電影
大公報記者溫穎芝攝

►古仔（左）與家輝合作無間 大公報記者溫穎芝攝

▼家輝（右）與古仔在《使徒行者》裏演繹兄弟情



古天樂 Hair: Dan Tam@O2
MakeUp: Carman Man@Lemongrass
張家輝 Hair: Edmond Fung@HH
Makeup: Midco Chu
場地: 唐人館



家輝古仔義氣為先

大公報記者 溫穎芝

張家輝與古天樂（古仔）在《使徒行者》一片中，發展出一段兄弟情。家輝表示本身沒有看過之前的劇集，但它如此受歡迎，他的壓力卻不大，並笑說：「之前劇集有三幾點收視，平均二百幾萬人收看，如果每人花八十元去買戲票看電影，打個七折都不得了。」古仔就笑指，家輝每次說話都像發表廣義論，會引出很多話題。古仔本身沒有壓力，戲中他有不少槍戰場面，但不算吃力，因為動作指導錢嘉樂好愛錫他們，而且保護所有演員。

戲中二人有一段兄弟情，家輝

指自己年紀大了，更加看重義氣。他說：「年輕時看電影，看到別人講義氣，但轉頭我便忘記了。現在老了，覺得義氣好重要，出來社會做事，跟同事、朋友之間都要有義氣。我將情義投放到戲中，就算角色相互做對還是做錯，都會無限量支持對方。」古仔就指義氣不可少，這是做人應有的宗旨。

古仔在戲中跟余詩曼（阿余）以及韓國美女李成敏（Clara）有一場對手戲，兩位靚女更身穿泳裝。古仔笑言Clara出來時，大家已「嘩」一聲。提到阿余的密實泳裝輸了給Clara，古仔指那是劇情需要。

另外，家輝死的一場戲，古仔要激動落淚；他指這場戲拍了三天，大家都在想怎樣做會好一點，導演亦給了不同的意見。

家輝、古仔合作無間，問到會否覺得欠新鮮感？家輝坦言，也想有本土的新演員可以承接上位，但在商業世界中，很難找新人去擔正一部戲，他做過導演便明白。對於有網友稱家輝與古仔已是香港男人的代表，家輝笑說：「這是一個好聽的講法！我希望盡量有機會給新人。（不是想努力保住香港男人的位嗎？）哈哈，無論點我都係香港男人，死那日都是。」